



危机渐现

高培 著

作家出版社

文殇系列



危机渐现



● 高培 著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渐现/高培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2003.7
(文殇系列)

ISBN 7-5063-2236-6

I. 危…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3106 号

危机渐现

作 者:高 培

责任编辑:唐晓渡

装帧设计:丹 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印 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80 千

印 张:9.5

版 次:2003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236-6/I.2220

定 价:30.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企求上苍给我一双辨明善恶的眼睛，
我就能拯救自己和其余生灵的灵魂……”**

目 录

一、血案	1
二、并案	14
三、声音	30
四、线索	47
五、痕迹	61
六、男尸	76
七、查访	94
八、危险	110
九、嫌疑	126
十、皮包	141
十一、照片	154
十二、探视	168
十三、追踪	182
十四、罪证	197
十五、灭迹	210
十六、意外	225
十七、浮现	237
十八、解题	252
十九、面目	267
二十、道义	282
二一、尾声	299

一、血 案

2001年3月8日上午9时23分

与许多新闻媒体一样，龙城市的主流媒体之一——《龙城都市报》把今天的报道的重心放在全城妇女活动上面。社会新闻部的记者林静正赶一篇有关妇女地位问题的急稿。

这时，斜对着社会新闻部的专题部内传来很响亮的吵架声。林静皱了一下眉，几乎静不下心来继续写作，但对面的争吵声突然停了下来。

林静长得并不漂亮，但全身的皮肤很白身材也很修长，再说她还有一个很硬的后台，本市的市长就是她的亲舅舅。所以，身边少不了追求的男人。但林静的个性很强，对所有追求者都嗤之以鼻。虽然如此，她的内心是纤弱的，对感情也很敏感，所以这会儿，她叹了一口气，她知道是谁在吵。专题部的白若琦近来遭遇感情危机，比她小一岁的大学同窗金凡，最近因为两人的感情出现波折，所以经常到报社纠缠。白若琦生性懦弱，对方又是苦恋五年的恋人。虽然近年两人感情出现波折，但小白知道金凡是痴情种子，除了争吵时外，平时还对自己不错。所以，她一直在离合的矛盾中挣扎。

曾云此刻正在由市妇联主办的“庆三八妇女节茶话会”的现场。身为专题部主任的他，时常感到身不由己。像今天这样的茶话会，本应由部里唯一的女同志白若琦来参加，可领导非要他去，说是明天出版的《龙城都市报》要出妇女节专版，市妇联这一块报道内容非常重要。

曾云无聊地拿起杯子。不经意地，他的目光转到正在大谈妇女

地位的副市长黄西西的身上，对心理学颇有研究的曾云从黄市长脸部的微妙变化和烦躁地反复重复开关杯盖的动作，猜想她今天似乎心不在焉、心事重重，这使曾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黄西西是龙城公认的女强人，平时的脸上总戴着一副官场的假“脸谱”，在公众场合绝不会流露出半分喜怒哀乐。

《龙城都市报》总编辑熊伟然正悠然自得地坐在市政府第一会议室里。每月的八日，市里宣传部均要招集下属的新闻单位召开新闻例会。龙城是较大市，又是沿海开放城市，因此新闻媒体的数量相对比其它城市多，其中有国家正式公开刊号的有包括八家报社、二家杂志社在内的十家媒体。

宣传部长李大同是部队专业的干部，硕士生，很有文化水平，讲起话来妙语如珠。此时，他正对着话筒谈风正健地布置下一阶段的宣传工作。他突然看见熊伟然在掏手机。李大同心里有些不快，就停了下来，准备就会场上接听手机的现象谈谈会风问题。可是，他却看见熊伟然脸色大变，而后居然“腾”地站了起来。

林静难得不再听到小白她们的争吵声，放开思路写稿子。当她正为自己的一句妙词而暗暗得意时，猛地听到一声“砰”，把她吓了一跳，本能地跳了起来。她知道本市已经禁放烟花爆竹，那会是什么声音呢？

容不得林静多想，紧接着又是“砰、砰、砰”三响。是枪声！

此时，《龙城都市报》报社内早就炸开了窝，各部门的编辑记者都跑出门来，探究发生了什么事，林静浑身哆嗦、脸色苍白，从专题部门口遥遥晃晃的移来，口不择言地说：

“快救人——出人命了——血——开枪——”

而后便倒在赶来的同事身上。

现场惨不忍睹：专题部内的五张办公桌、桌上堆放的稿件、书籍均溅满了血迹和脑浆，白若琦扑倒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而金凡则

扑倒在地。白若琦头部中枪，金凡胸部开花。

曾云几乎与熊伟然同时接到报社的凶讯，震惊之余便开着单位配给的“奥托”车火速赶回。当他冲进报社时，专题部早被一群警察封锁。

曾云快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老熟人市公安局的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刘海涛在现场，便向他招了招手。刘海涛见是曾云，便走了过来。

曾云急急地问：“情况怎么样？”

刘海涛大约三十五岁左右，长得很警察化，人们往往一眼就认出他是干警察的。以至于在公共场所，小偷流氓什么的，见了他就躲。此时，他一脸的严肃，对曾云沉声道：“两个都完了，看来你这办公室没十天半月是收拾不好的。”

曾云偷偷地透过人群看了一下现场，便脸色发白，但他马上发现白若琦不在现场，便奇怪地问：“白若琦呢？”

刘海涛不无遗憾的说：“她在医院。唉，为救一个已经没有心跳的人，把现场完全给破坏了。”说完，他向曾云摆摆手，忙去了。

事后，曾云才明白刘海涛为什么这么遗憾了：白若琦被发现时，已经没有心跳和脉像，连瞳孔都涣散了。但当时在现场的报社党委书记潘许文硬要组织人员将白若琦送医院抢救，致使现场被完全破坏，警方根本没有办法在现场取得有效证据。

在警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现场勘察后，得出的初步结论为：可以肯定是“情杀”，即金凡杀人后自杀。

但由于本案发生在新闻单位内部，为慎重起见，龙城市委特委派市公安局刑侦队就此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全面的调查。

此后，通过对内外的调查，所有的证据都表明：“3.8事件”是一起情杀案。本案的嫌疑犯金凡，男，二十六岁，系某大型国有企业保卫干事。被害者白若琦，女，二十七岁，系《龙城都市报》专题部记者。俩人于五年前建立恋爱关系，因性格不和，女方多次提出分手

无果。犯罪嫌疑人金凡于2001年3月8日携带单位配给的“五四式”手枪,在与白若琦合好无望的情况下,开枪将白杀害,然后畏罪自杀。现场提取的四枚弹壳的弹底留号均为同号,与留在两具尸体内的弹头一样都出自金凡所携带的手枪,其枪号为:1235768。由于“情杀”的最终定论及现场被全部破坏,公安部门对现场的其他勘查工作草草收场,专题部暂被封闭。

至此,虽然社会上有多版本传言,但对于官方来说,轰动龙城的“记者被杀案”已经告一段落。

2001年3月12日下午3时11分

愁眉苦脸的曾云走进报社,虽然“3.8事件”已过去了四天时间,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的专题部仍然被封条封得严严实实。问熊伟然,熊伟然也道不出所以然,只是吩咐他排除因白若琦被害的影响,做好本部门的工作,以免引起外界不必要的猜测。

在此非常时期,曾云也十分理解当领导的心情,虽然几天前的事件纯属偶然,但一家新闻单位出现这种情况,却也是平时领导疏于思想教育的结果。这不,报社党委书记潘许文这几天头上都长了好几根白发。

报社内很静,不知是否是几天前这件血淋淋事件的影响,曾云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心里直发虚。

曾云其实也怕进死过人的办公室,但他有一张很重要的磁盘放在办公室里,不拿出来,总觉得还有事搁在心中似的,很不自在。

曾云到社会新闻部转了一圈。自从出事以来,他和另三个手下暂时搬到社会新闻部上班了,说是搬,其实就是拿了几支笔几叠稿纸而已,其它东西都在原来的老地方,等待警方“解冻”呢。曾云发现社会新闻部内空无一人,这才想起今天是星期一,因为每星期一总有一个贯穿整星期的选题需要记者们全体出去采访,按照规定,唯有他这个主任是可以例外的。

见四处无人，曾云悄悄地到了专题部的门口，他鬼使神差地下决心取回在自己办公桌里的磁盘。曾云走到门边，见封条封的并不严实，便轻轻地揭开，他按捺住狂跳的心，迅速地用钥匙打开了门锁。

虽然专题部内进行了简单的整理，但仍有一丝难闻的血腥味。曾云有些头皮发麻，这时候退缩已经太迟了，只好咬紧牙关，捂紧了鼻子，快速到了自己办公桌前，去取存有他马上要交的策划案的磁盘。

曾云记得非常清楚，他把那张磁盘放在左边的抽屉里，平时这个抽屉没锁。

当他将手伸进抽屉时，心里猛然一惊，他的手触到了一个冰冷的东西。他满腹疑虑的拉开抽屉一看，差一点惊晕过去：他的抽屉里躺着一支手枪。

一闪念间，曾云飞快地抓起磁盘，逃似地出了专题部。

当他慌慌张张地穿行在走廊之间时，差一点与报社副总编欧阳春迎头碰上。在报社，要说谁与曾云有过过节的话，就是眼前的这位副总。

欧阳春长得一表人才，白净的脸配上一副金丝眼镜，显得很有风度，是个比较讨女人喜欢的类型。他与曾云是大学同学，俩人一同进的报社。由于同学兼同事的关系，俩人一开始是一对死党。但由于俩人的性格、价值取向不同，渐渐地关系发生裂变。曾云性格外向，待人豪爽，到报社后广结人缘；而欧阳春性格内向，不像曾云那样广交朋友，但他喜欢走上层路线。

凭着他们的工作能力，曾云和欧阳春未到二十五岁就分别被提为中层干部，曾云被任命为广告部主任、欧阳春被任命为专题部主任。

虽说俩人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但仍维系一般朋友关系，直到报社去年底推选副总编的前夕。

根据曾云的工作能力，副总这位子非他莫属，何况是分管经济

的副总。对此曾云是有十分的把握的。后来报社领导、宣传部、组织部门均找他谈话。各种信息表明,再过几天,曾云就是《龙城都市报》年仅二十六的副总编了。

可天有不测之风云,仅一夜之间,突然任命书下达,文件上的副总编却是欧阳春的名字。

后来,有人告诉他:是一封状告《龙城都市报》总编辑熊伟然生活问题的匿名信,在由报社主要负责人最后确定新副总编的前夕落入了熊伟然的手中。匿名信中的一些细节令熊伟然马上推断,不,是马上断定是曾云的手笔。于是,天平就倾向了欧阳春。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在关键时刻,熊伟然能“正巧”拿到这封蹊跷的匿名信,全是欧阳春的功劳。

曾云意外地落选了,他与欧阳春的友谊也正式拉下帷幕。

欧阳春见曾云慌里慌张的,便起了疑心,他朝曾云来的方向一看,专题部门前的封条在风中飘摇,就全明白了。他考虑了一下,便坐电梯上了八楼,之后进了党委书记潘许文的办公室。

十五分钟后,大队的警察进了《龙城都市报》的大楼。

见来了这么多的警察,早就等候在门口的欧阳春也有点意外,他原以为只不过是私揭封条,来一两个警察处理一下就可以,这样大动干戈,显然出乎他的意料。他看到了带队刑侦刘海涛副大队长,急忙迎上,并准备抢先将有关曾云擅自进现场的情况做个说明。他刚要与刘海涛打招呼,背后一个冷冷的声音传来:

“你是找我吗?”

欧阳春一转头,曾云面带嘲笑,冷眼看着他。

欧阳春脸一热,神经质的扶了一下眼镜,对曾云的突然出现显然没有心理准备,但他毕竟是见识过风浪的人,马上镇定下来,用淡淡的口气说:“潘书记要我来配合刘队长。”

曾云打心眼里厌恶眼前的这条“变色龙”,但又不得不向他和刘海涛重复了事情的经过。

其实,也正是让曾云在走廊遇上了欧阳春,才迫使他向刘海涛

打了一个电话,也是这个电话,抢在欧阳春之前为自己取得了主动权。

由于“3.8 案件”一开始便被认定为“情杀”这样的桃色案件,所以警察们除了提取现场的指纹等一般的证据外,并未对专题部进行地毯式的搜查;同时,对于新闻媒体这样的敏感部门,大家的搜查似乎有点心照不宣。因此这次的刑警们大有收获,在曾云的办公桌抽屉里起获了另一支“五四式”手枪。另外,在靠近白若琦办公桌的公共档案柜里,令人惊奇地搜获二十万人民币的现金。

经刑侦队技术处的鉴别,曾云抽屉内发现的手枪的枪号是:9685311,枪上除了曾云一个触压式指纹以外,没有遗留任何的指纹。在办公室内提取的所有的指纹中,除了专题部的五名记者、金凡外,并无其他可鉴别的可疑指纹。

其后的弹痕和弹道对比,对现场的两只枪支的检验,其结论是:金凡所携带的“五四式”手枪枪号为 1235768,现场发现两具尸体身上所留的弹头、弹壳均为此枪所射(其结论四天前就已明确)。另外,枪号为 9685311 的“五四式”手枪的弹匣内为满弹,即一弹未发,此为何人所留又为何而留暂时成为一个谜。

在《龙城都市报》的小会议室,连曾云在内的四名专题部成员均由有关部门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讯问。经调查查证,四人在案件发生其间均有不在场的证据,而且都否认与现场发现的巨款有关。

现在,只剩下曾云为何要擅自进入被封的专题部这件事了。

2001 年 3 月 12 日下午 5 时 21 分

龙城市委书记杨培英的身材很魁梧,一张国字脸搀杂着权势造就的威严和商人般凌厉的眼睛;他的颈部有一条细长的疤痕,紧靠着脸部,据说着是五年前到龙城上任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急病留下的“纪念”。这条疤痕平时难以看到,但我们这位龙城的一把手生气或激动的时候,你就会很清晰地看到它。当然,龙城的官僚们都

尽量避免看到这条疤痕,否则“乌纱帽”难保。此时,杨培英一脸的倦容,对近五十的他来说,繁琐的工作已让人力不从心了。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一下坐在面前的李大同。很多人说,李大同是他的贴身官僚,传说这位宣传部长,五年前还是一名刚从部队转业的乡镇宣传干事。那一年,身为刚刚上任的龙城市市委书记杨培英下乡搞调研,遇到李大同。由于两人都是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便多了一分亲热,加之李大同的有意接近,两人的关系就更进一步。杨培英有胃病,李大同就远进二十里的山林,去捕民间传说的一种能治疗胃病的“山鹿”来给杨培英熬汤喝,为此杨培英非常感动。从此以后,李大同便坐上“直升机”,不到一年时间,他便成为主管宣传部门的一把手、市委常委。这样的升迁速度,堪称“深圳速度”。

杨培英对李大同的突然来访显得有点生气,他盯着李大同的秃顶,不耐烦地说:“李大部长,市里就要开两会了,宣传这口子的事情也不是闲得让你有逛院子的时候;何况《龙城都市报》又发生了记者‘情杀’案。刚刚温临俊来电话在报社又发现手枪、不明来历的巨款,你应该多关注这件案子。”

温临俊系龙城市公安局局长,同为市委常委的李大同已经收到他的通报了,

李大同知道老爷子对自己这不速之客不会有好脾气,但他真的有比《龙城都市报》更为重要的事来找这位比自己年长五岁的“领路人”。

李大同清了清嗓子,扶了扶黑框眼镜,低低地说:“杨书记,近段时间我想动一下,”

“动一下?国内还是国外呀?”

李大同紧盯着杨培英的眼睛,目光中突然有种异样的光芒:“当然是国外,不瞒您说,我在澳大利亚的外公快不行了,我想尽尽孝道。”

李大同在澳大利亚有个外公,这杨培英是知道的,但对他突然提出的出国,却有点意外。他毫不迟疑地用凌厉的目光回视着李大

同说：“尽孝应该，可眼前这两会前夕、《龙城都市报》事件，宣传部长跑国外了，你叫我怎么向市委交代呢？”

“杨书记，您是把我一手提拔的老领导，所以我是来请您想办法的。”李大同突然觉得自己的目光有些放肆，连忙低下眼帘，同时也换了一种语气。他知道每提及过去，杨的态度就会有所缓和。

果然，杨培英也收起了咄咄逼人的目光，一下子慈祥起来，呷了一口茶，说道：“也不是我不帮你，你也要替我想一想么。这么大的一个市，有多少问题等待我去解决。你这事先缓一缓，待我先与老罗商议一下。”老罗，本名罗仁，系龙城市市长。

李大同见杨培英有商议的余地，便高兴地站了起来。从公文包内掏出一个盒子，放在了杨培英的办公桌上，轻声地说：“这是从国外带回的高级西洋参，让您老补补身子。”

杨培英佯装生气，道：“你这小李子，是来行贿的么？”

一句小李子，叫得李大同心花怒放。连忙恭敬地说：“您老是龙城的顶梁柱，您不关心自己，只有我们来关心您了。”

杨培英哈哈一笑，手一挥：“罢了，你这小鬼，近来都不来我家串门，什么时间有空，来家里喝两杯。”

“那我就先走了。”李大同刚要起身，杨培英做了一个手势让他又坐回原地。

“《龙城都市报》的问题你要亲自抓。从目前的情况来分析，不排除有人破坏和腐败现象出现的可能，我已经通知市纪委、公安局尽全力侦破此案。在此之前，我要新闻媒体密不透风，如果出现一点差错唯你是问。”

杨培英说完端起茶杯，并用目光凝视着李大同。李大同知道是要自己表态，便毫无表情地说：“我会尽全力配合纪委、公安部门的，您放心。”

刘海涛打量着眼前的曾云。曾云并不十分英俊，但很有男人味，一张国字脸配一副轻薄的树脂眼镜显得书生气十足。他的特

点是经常用自己左手的中指轻轻地敲击着前额。

“你为什么要揭开封条擅自闯进办公室？”刘海涛重复着这个敏感问题。

曾云定了定心神，扫视了一下会议室里全体人员，说“我说过了，我有一张磁盘在里面，而办公室又一时半刻开不了。”

“磁盘里有什么内容？为什么非要马上取出？”刘海涛的话很轻，但有一股气势。

曾云抬头望了刘海涛一眼，又看了看在场的潘许文，就紧闭了嘴。

刘海涛明白曾云的磁盘内一定是“私活”，觉得不便在他上司面前点破，就采取了迂回策略：把手伸向了曾云。

曾云也不傻，感激地看了刘海涛一眼，将磁盘递给了他。

这张磁盘的确是“私活”。

龙城市国贸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张明是曾云的老同学，前几天为其下属的国贸娱乐城的开业请曾云做了一个策划案。由于国贸娱乐城马上就要开业，所以曾云迫不及待地要将存有策划案的磁盘拿到手。

曾云是不知道为了拿到这张磁盘，今后会为他惹来多少麻烦的。

2001年3月12日夜10时34分

曾云刚洗完澡，正一边用一条干毛巾擦湿淋淋的头发，一边用鼠标在网上浏览新闻，放在电脑旁边的电话铃响了。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不耐烦地抓起话筒。

“哪位？”

“曾云么？我晓眉呀。”

高晓眉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刑警，平时喜欢写投稿，是《龙城都市报》的通讯员。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与曾云很熟，曾经与他合作写过好几篇有关刑警生活的专题报道。

“是晓眉啊，你前几天死那里去了？我差一点被人误认为是谋杀犯了，这事你知不知道？”

高晓眉在话筒那边笑。

曾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高晓眉那年轻、娇好的瓜子脸，心里便有些放松，也笑了笑，说：“笑什么笑，还好你们刘队够义气，把我做‘私活’的事给糊弄过去了。”

“别高兴得太早，告诉你：你一离开，你的欧阳师兄就向刘队要磁盘的副本了。”

曾云一怔，心便沉了下去，半晌不说话。

高晓眉在话筒里喂了半天，才把曾云叫“醒”。

“曾云，别傻在那里；听我说，这没什么了不得的。喂，我出差刚回来，正出现场呢，要不要过来采访独家新闻呀？”

曾云一听是新闻，就神元回归，职业的敏感让他精神一提。

“快说，发生什么事了？”

高晓眉压低了声音，说：“还是你自己过来了解吧，在八仙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龙城的三月好像注定是多事之秋，位于龙城西边的八仙湖又出了一件命案。也正是这件命案的发生，才让隐藏在龙城市内一个惊天阴谋浮出水面。

八仙湖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传当年八仙过海时，众仙在此地歇脚，当时这个地方甚是荒凉。铁拐李乘着酒兴，说：此地寸草不生但颇有灵气，各位如能各显其能，可将此处造化成一方乐土。曹国舅为开吕洞宾的玩笑，便用仙术点化顽石，变成一座狗山；吕洞宾也不恼怒，尘柄一挥，曹国舅所站之处变成一弯大湖，差点将曹国舅来个“水淹三军”。众仙哈哈大笑之余，便各显神通，将这本是荒芜之地变成了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

如此如画的景致，此时却四处闪烁着刺目的警灯。

一具无名女尸，裸体仰卧在八仙湖旁，她是被枪杀的。

女尸的脚髁处有一条粗绳，粗绳连着一块大石头。显然是凶手行凶后将尸体沉入湖底，要不是夜里作业的挖泥船将尸体带出，人们是很难发现的。

法医的初步尸检认定为：死亡时间为五天前，有被强暴的迹象，致命伤为脑部受到子弹的重创，子弹直接从太阳穴射入；从脑部仍留有子弹的现象来分析，系凶手从远距离射击，具体的距离要进行弹道测算才能确定。

刚刚搜索完现场的刘海涛一边脱手套，一边回头与刚赶来的曾云接话。

“你小子好像好了伤疤忘了痛，又到这里来赶浑水来了。消息还挺灵通的么？”说着还意味深长地看了高晓眉一眼。高晓眉不敢接刘海涛的目光，快步走开了。

“队长先生，不要让我们的巾帼英雄为难了，我们新闻记者的消息本来就是灵通的吗。对了，晓眉说，这具女尸被害的情形与‘2.18案件’的受害者的死因很像，是吗？”曾云翻了翻笔记本，看着刘海涛说。

“初步的尸检是：像。”刘海涛强调了“像”，但又紧接着说：“不能与‘2.18案’并案，还要对子弹进行检验。唉，老陈这一去学习，我可要上油锅喽！”

“还是陈勇有官运，这刚一提刑警大队长，就到北京学习；我看他要回来，不是你破不了案被撤职的时候，就是回来分荣誉的关键时刻。”

曾云对市局的几位领导了如指掌。在刑警队，刘海涛是老刑警了，曾经屡破大案，身上还留下罪犯“赐给”的三道伤疤。陈勇原是市局的办公室主任，与几位局长的关系都比较好。刑警队的老队长温临俊升任局长后，刘本是上佳人选，但队长的桂冠却落在陈的头上。从曾云本人的经历上，他是较同情刘海涛的，有一种惺惺相惜